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　辉　主编

张元济

书卷里的悠长岁月



汪凌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新序

李　辉

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

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此话颇有道理。且不说电视、电影、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单单老照片、老漫画、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感受历史。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阅读历史。的确，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乃至一页页手稿，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像。

这些年来，每次出国访问，总要买上一些图书。在它们中间，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如《凡高兄弟》，如《弗吉丽亚(沃尔夫》等。这些图书，在结构、编排、开本诸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这便是“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由来。

说“聚焦”而非“传记”，是因为严格地讲，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需要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

人物，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几年前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采取过这种写法。这样的文字假如与历史照片、图片能够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于是，在正文之外，书系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图片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尽量使之较为活泼，更具内涵。我想，这样的编排，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多侧面、生动地呈现出来。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审视他们，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的原因。

2000、2001两年里，我先后完成了巴金、梁思成、丁聪等十种作品列入书系之中出版。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为此，自2002年起，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书系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我的设想是，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

2001年12月25日，北京



戊戌时期于北京，约 1898 年。

1

在我的案头有一沓相片，相片右下角标着日期：99.7.5 —— 99.7.8，我的目光停留在几张画面凌乱的“风景照”上。那是1999年7月，我结束了在复旦的硕士学业，在做离校准备的时候，接受了一次采访任务，采写有关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商务印书馆被日机轰炸的史实。正是借此契机，我走进商务的历史，也走进张元济的世界中……

七月份正是上海最热的季节，我如约来到河南路口现在已是上海科技书店的原商务印书馆上海办事处，石刻的“商务印书馆”招牌依然高悬，骄阳下灰暗陈旧，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东方图书馆原址。

仄狭小的两间房子很难让人想象当年商务称雄海上的气派。在“老商务”的陪同下,我又去了位于闸北区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这里是1932年日军轰炸之后重建的第五印刷厂。在馆史室里,房间中央商务鼎盛时期的厂房模型,向后人展示着商务印书馆曾经有过的辉煌,那些久经沧桑保存下来的发黄的像古董一样的老照片和书刊,尤其让人心中感到岁月的沧桑。

7月5日,烈日下,我去东方图书馆的原址凭吊,那里几经变迁,现在已是某大学分校的小操场。在操场一角,原来一块书有“东方图书馆”的石碑已碎成两半,



东方图书馆原址上，现是一处学校操场，曾有的辉煌已了无痕迹，岁月流逝，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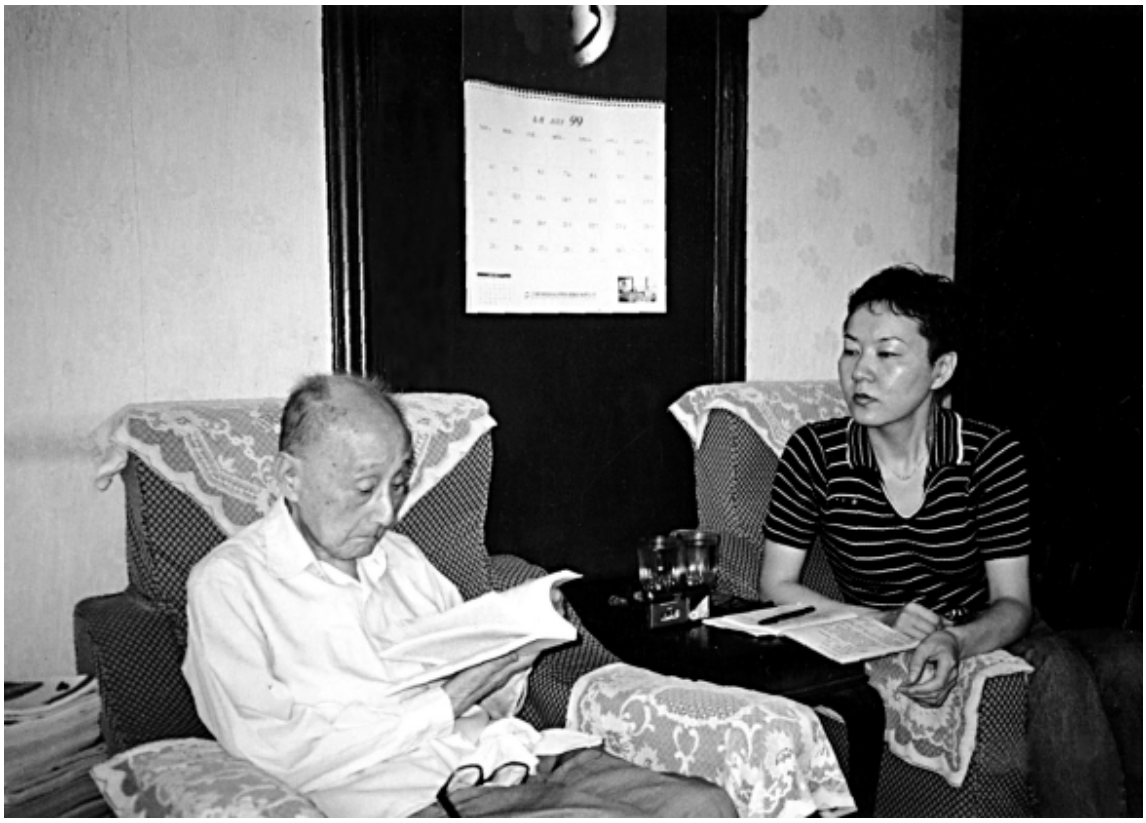
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285弄24号的张元济故居。

一边一块散落在基座两旁,周围有几株亚热带棕榈植物、矮小的灌木和零落的杂草,还有一些残破的木板铁器砖瓦之类的杂物堆在那里,一片败落景象。想起我在旧书刊里曾见到的当年堂皇典雅的五层楼东方图书馆,又看到过轰炸后被烟火熏黑的黑洞洞的窗户、门洞和残损的门柱,再转入眼前几近湮灭的情形,这种历史的回放让人触目惊心。

在淮海中路、华亭路口的对面有一一片公寓楼房,过去叫上方花园,张元济1939年搬来这里,一直到他逝世,居住了近二十年的时光。7月8日,我去那里拜访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先生。如今,一二楼都住了他姓人家,与父亲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张树年先生一家住在三楼。我们从后门进去,一个很小的天井落下暗暗的

东方图书馆在当时东亚地区堪称一流。





本文作者与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先生在一起。

光线，感觉里好像周围堆了许多杂物，狭窄的楼梯因年代已久而陈旧，窄窄的过道里挂着色泽黯淡的门帘，靠边也放着一些物品，显得更加逼仄杂乱。到了三楼，张老先生已候在门口，我赶紧趋前，向老先生问好，随他进入那间向北的大房间，房间里还保存着一些当年张元济用过的五斗橱、书桌等等，已然老旧。张树年先生年事已高，但回忆起大半个世纪前的那场轰炸和大火，那些灰烬、瓦砾，还有父亲痛苦的面容，就像刚刚发生一般地清晰。

回到北京后，在那栋七十年代迁入的商务印书馆灰色大楼里，档案室管理员从

……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能读点书而已。

茅　盾



毁于日军炮火的商务印书馆厂房。

排列在昏暗楼道里的铁制保险柜里给我搬出一本本业已发黄的《申报》；在国家图书馆的过刊室，工作人员给我取出一盘盘《时事新报》等上海老报刊的微缩胶片带。从这些老报刊中，我检索出了“一·二八”轰炸前后的背景资料。我清楚地记得，翻着这些旧时的资料，从夏日骄阳下进来的我渐渐感到手脚冰凉，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让我的心直往下沉。

那一年，张元济六十六岁，已迈入老境，也早已退出商务印书馆馆务管理第一线了……

1932 年，日本政府为在上海扩张其势

力范围，指使在上海的日侨屡屡挑起事端。上海市府为保一地平安，一再忍让，撤退闸北驻军以示妥协，但日本方面依然借口保护侨民，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黄浦江一带。1月28日，日军向驻沪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进攻。战区在闸北，商务总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以及附设的各机构设施恰好在内。按理，这些都是文化机关，受国际有关法律保护，不属于军事进攻的目标。但日机从黄浦江上起飞后，在闸北上空盘旋，上午十点，向商务投下六颗炸弹。厂房内多为易燃物品，尤其堆积了大量油墨、纸张，即刻间烈焰冲天。又因为在战区之内，无法救援，火势越来越大，一直烧到下午三点左右。

> “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所最望者，主持国家皈依三民主义之人，真能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则吾或尚有可措手之处。否则，摧灭者岂仅一商务印书馆耶。
>
> 张元济致胡适信

这是一张印有商务印书馆被炸画面的当年日本军事邮便（军用明信片）。





一九三五年收藏甚丰的图书馆已成纸灰没膝、残破的一个空壳。

事变当中商务损失惨重。厂房倒塌,各种机器被毁,总务处、印刷所各部门、库房、储电房、自来水塔、木工部、出版科、寄售股等房屋无不烧成瓦砾之场,排字所用的铜、锌、铅等版在烈火中熔成流质,溢出墙外,凝成片块;编辑所大量文稿、书籍被毁;各杂志社、函授学社、尚公小学以及厂外书栈库房等,都成断壁颓垣,遍地纸灰、瓦砾。东方图书馆的被毁众说纷纭,有说是一并被炸,有说是日本浪人在第二天又潜入其中放火焚烧,但无论缘由如何,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的藏书亦化为灰烬。

当时正刮着东北风,纸灰残屑飘落到距离很远的极司非而路张家花园里,张元济潸然泪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剪集每月报章杂志上的记事、论文,分类刊登,供留心时事者查考,《宫门抄》和《奏折》占首要地位,其次才是时论,只偶然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1910年起,依理化部长杜亚泉的倡议,扩充篇幅,改三十二开本为十六开,模仿当时日本最畅销的《太阳》杂志形式,除最后一部分仍留旧有的时论摘要和中外大事记外,刊载自撰或征集的论文和东西报刊的译文,卷首用铜版复制采自外国刊物上的图画,全部用纸也都改为道林纸。革新以后,销行到一万份以上,打破历来杂志销数的记录。

章锡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对夫人叹息：“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建，惟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万册书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仍然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这场浩劫！”那时他已专心于《百纳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商务设在张宅附近的校史处同人赶到张宅，张元济悲恸哽咽几不能语。

好几位商务老人都向我描述过当年商务的大火，上海上空飘散着黑灰屑，落到马路上，落到晒台上，落到晾晒的衣服上，就像下了一场黑雪。大

祖父所住的医院被炸成了废墟，日寇消灭了他的肉体；现令我们后人思之愤然怆然的是，他的全部投往商务印书馆而尚未及印刷的著译原稿，也在日寇弹火下化为了灰烬。

刘心武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残景。



尚公小学已成废墟，“昌明教育”的理想竟遭如此荼毒。

（炸弹）适落天井内，当即爆裂，继尔发火，而当时厂内各工人，早已走避，至救火车因在战事区域内，无从施救，乃只待任其延烧。一时火光浊天，照及全市，尤以纸类堆积，延烧更易，片刻间编译所即遭波及，所装配之各类印刷机器，全部烧坏。焚余纸灰，飞达数里以外……总厂房屋，于下午三时许，即全部倒塌，但火势至五时许犹未全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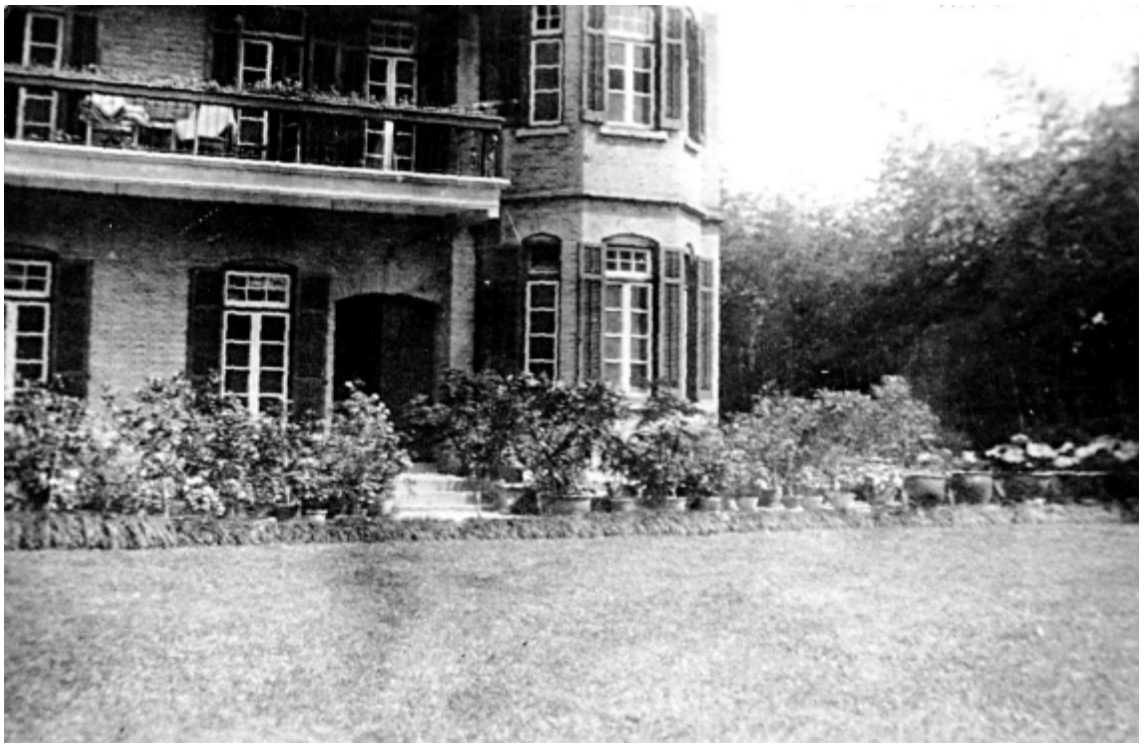
《申报》相关报道
1932年1月31日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印象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记忆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越来越清晰。

有时想，中日两国的渊源以及纠葛十分微妙而复杂。我们知道历史上有遣唐史、鉴真东渡、日文中大量的汉字、日本国土上的仿唐建筑，还有许多民间往来，比如早期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印刷出版巨头金港堂的合作；同时我们也知道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日本劳工。近代以来中日战事纷扰滋多，张元济本人即经历了甲午和抗日两次对日战争。



烈火、浓烟吞噬了东方图书馆，那是张元济和商务同人多年的心血，竟毁于一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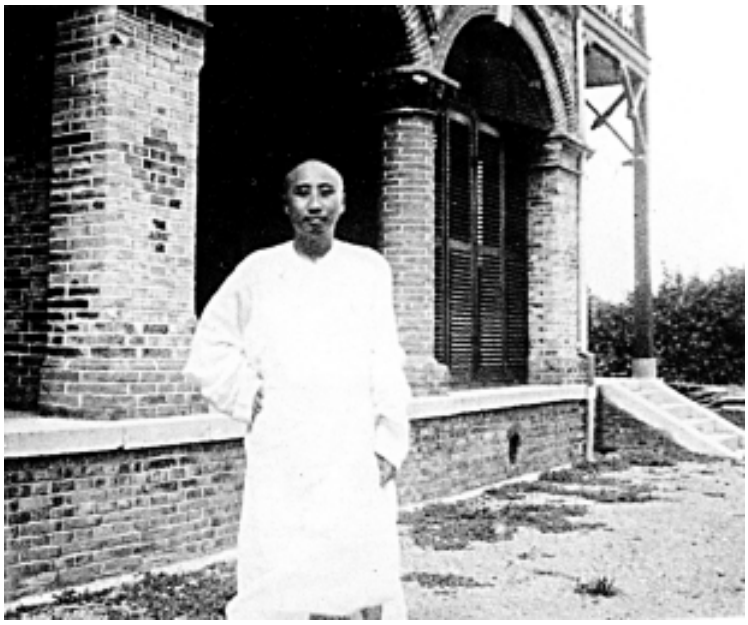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极司非而路四十号住宅，张元济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宁静祥和的一段时光。

然而对后代人来说，从教科书上了解到的毕竟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大量散落在民间的惨痛在岁月的推移中常常化为无痕。

在将近半个月的日子里，我采访京沪两地的商务老人，查找资料，整理录音，对这段商务伤心往事的重新钩陈，使我沉浸在震惊、愤怒的郁闷中，那冲天的大火黑烟、飘摇在市区上空的纸屑、老人们追忆往事时的痛心疾首，时时在我眼前闪现，“全烧没了”的叹息声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常常在耳畔响起。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尘。

——张元济



1900 年，张元济在南洋公学。

2

读人物传记犹如读史,在对过往人事的细读中,观察这些人物的所言所行,不久可以感受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体味他们以怎样的姿态在世上安身立命,更能通过人物命运的变迁发现社会与个体在文明进程中或促进或制约的关系。张元济留下的一世声名是和他对中国现代出版业开拓性贡献分不开的。按职业分类,应当把他归类于企业家才是,然而,他又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读书人。他在书中研习圣贤古意,了解外面的世界,当他有机会从事与“书”相关的职业时,又致力于以书为媒介,扩张“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的





“家住城南乌夜村”的印章、印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元济回海盐扫墓时购得的涉园遗物。

理想。

他一生嗜书，书是他生活的中心，由此而购书、藏书、读书、校书、印书，构成毕生的事业。中国士人向有藏书的雅好和传统，古来中土各地不乏有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但多属私人所为，搜集珍藏，秘不示人，或者仅局限于有限的专家学者的圈子内。直到十九世纪末晚清同光年间，有识之士倡西学，西方近代图书馆概念才传入中国，为新近人士所倡导。康有为、梁启超便呼吁设立对社会开放的藏书楼，“备置图书仪器”，以“输入世界智识于



张元济（左）与伍光建（中）合影于二十世纪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